

高教参考

第 43 期

鲁东大学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12 日

编者按：为贯彻落实第二次党代会精神，《高教参考》第41期及第42期分别刊发了“教育信息化”和“教育现代化”的相关文章，本期围绕“教育国际化”，收集整理了教育部有关政策及专家学者相关论文，现予以转发，供各位参考。

【主要内容】

1. 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2. 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几点思考
3. 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教育部

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为推动区域教育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提供了大契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加强合作、共同行动，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扩大人文交流，加强人才培养，共同开创教育美好明天。

一、教育使命

教育为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之本，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教育交流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沿线各国唇齿相依，教育交流源远流长，教育合作前景广阔，大家携手发展教育，合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是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教育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教育改革发展潮流。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繁荣，既是加强与沿线各国教育互利合作的需要，也是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区域教育大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合作愿景

沿线各国携起手来，增进理解、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互学互鉴，谋求共同利益、直面共同命运、勇担共同责任，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形成平等、包容、互惠、活跃的教育合作态势，促进区域教育发展，全面支撑共建“一带一路”，共同致力于：

推进民心相通。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不断推进沿线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提供人才支撑。培养大批共建“一带一路”急需人才，支持沿线各国实现政策互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实现共同发展。推动教育深度合作、互学互鉴，携手促进沿线各国教育发展，全面提升区域教育影响力。

三、合作原则

育人为本，人文先行。加强合作育人，提高区域人口素质，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坚持人文交流先行，建立区域人文交流机制，搭建民心相通桥梁。

政府引导，民间主体。沿线国家政府加强沟通协调，整合多种资源，引导教育融合发展。发挥学校、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活跃教育合作局面，丰富教育交流内涵。

共商共建，开放合作。坚持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各国教育发展规划相互衔接，实现沿线各国教育融通发展、互动发展。

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寻求教育发展最佳契合点和教育合作最大公约数，促进沿线各国在教育领域互利互惠。

四、合作重点

沿线各国教育特色鲜明、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巨大。中国将以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三方面举措为建议框架，开展三方面重点合作，对接沿线各国意愿，互鉴先进教育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推动各国教育提速发展。

（一）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

加强教育政策沟通。开展“一带一路”教育法律、政策协同研究，构建沿线各国教育政策信息交流通报机制，为沿线各国政府推进教育政策互通提供决策建议，为沿线各国学校和社会力量开展教育合作交流提供政策咨询。积极签署双边、多边和次区域教育合作框架协议，制定沿线各国教育合作交流国际公约，逐步疏通教育合作交流政策性瓶颈，实现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协力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

助力教育合作渠道畅通。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签证便利化，扩大教育领域合作交流，形成往来频繁、合作众多、交流活跃、关系密切的携手发展局面。鼓励有合

作基础、相同研究课题和发展目标的学校缔结姊妹关系，逐步深化拓展教育合作交流。举办沿线国家校长论坛，推进学校间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支持高等学校依托学科优势专业，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共同应对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等沿线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机遇。打造“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平台，吸引各国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推进“一带一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研究构建语言互通协调机制，共同开发语言互通开放课程，逐步将沿线国家语言课程纳入各国学校教育课程体系。拓展政府间语言学习交换项目，联合培养、相互培养高层次语言人才。发挥外国语学院人才培养优势，推进基础教育多语种师资队伍建设和外语教育教学工作。扩大语言学习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规模，倡导沿线各国与中国院校合作在华开办本国语言专业。支持更多社会力量助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设，加强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学志愿者队伍建设，全力满足沿线国家汉语学习需求。

推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鼓励沿线国家学者开展或合作开展中国课题研究，增进沿线各国对中国发展模式、国家政策、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解。建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与对象国合作开展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研究。逐步将理解教育课程、丝路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沿线各国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加强青少年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加强“丝绸之路”青少年交流，注重利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文化体验、体育竞赛、创新创业活动和新媒体社交等途径，增进不同国家青少年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

推动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支持教科文组织建立世界范围学历互认机制，实现区域内双边多边学历学位关联互认。呼吁各国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认证机制，加快推进本国教育资历框架开发，助力各国学习者在不同种类和不同阶段教育之间进行转换，促进终身学习社会建设。共商共建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逐步实现就业市场的从业标准一体化。探索建立沿线各国教师专业发展标准，促进教师流动。

（二）开展人才培养培训合作

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全面提升来华留学人才培养质量，把中国打造成为深受沿线各国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以国家公派留学为引领，推动更多中国学生到沿线国家留学。坚持“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并重、公费留学和自费留学并重、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并重、依法管理和完善服务并重、人才培养和发挥作用并重”，完善全链条的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保障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成功留学。

实施“丝绸之路”合作办学推进计划。有条件的中国高等学校开展境外办学要集中优势学科，选好合作契合点，做好前期论证工作，构建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管理模式、服务当地模式、公共关系模式，使学校顺利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发挥政府引领、行业主导作用，促进高等学校、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高铁、电信运营等行业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合作设立职业院校、培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整合资源，积极推进与沿线各国在青年就业培训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倡议沿线国家之间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

实施“丝绸之路”师资培训推进计划。开展“丝绸之路”教师培训，加强先进教育经验交流，提升区域教育质量。加强“丝绸之路”教师交流，推动沿线各国校长交流访问、教师及管理人员交流研修，推进优质教育模式在沿线各国互学互鉴。大力推进沿线各国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教材课件和整体教学解决方案输出，跟进教师培训工作，促进沿线各国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均衡发展。

实施“丝绸之路”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推进沿线国家间的研修访学活动。鼓励沿线各国高等学校在语言、交通运输、建筑、医学、能源、环境工程、水利工程、生物科学、海洋科学、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沿线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领域联合培养学生，推动联盟内或校际间教育资源共享。

（三）共建丝路合作机制

加强“丝绸之路”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开展沿线国家双边多边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定“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交流总体布局，协调推动沿线各国建立教育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教育质量保障协作机制和跨境教育市场监管协作机制，统筹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行动。

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平台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增加教育合作的新内涵。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力量，推动沿线各国围绕实现世界教育发展目标形成协作机制。充分利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中阿大学校长论坛、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中韩大学校长论坛、中俄大学联盟等已有平台，开展务实教育合作交流。支持在共同区域、有合作基础、具备相同专业背景的学校组建联盟，不断延展教育务实合作平台。

实施“丝绸之路”教育援助计划。发挥教育援助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行动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加大教育援助力度，重点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发挥教育援助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沿线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统筹利用国家、教育系统和民间资源，为沿线国家培养培训教师、学者和各类技能人才。积极开展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整体教学方案、配套师资培训一体化援助。加强中国教育培训中心和教育援外基地建设。倡议各国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通过国家资助、社会融资、民间捐赠等渠道，拓宽教育经费来源，做大教育援助格局，实现教育共同发展。

开展“丝路金驼金帆”表彰工作。对于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交流和区域教育共同发展中做出杰出贡献、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人士、团队和组织给予表彰。

五、中国教育行动起来

中国倡导沿线各国建立教育共同体，聚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首先需要中国教育领域和社会各界率先垂范、积极行动。

加强协调推动。加强国内各部门各地方的统筹协调工作，有序开展“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交流。推动中国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和教育综合改革，提升中国开展“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质量和水平。教育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和全国性行业组织紧密配合，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大局，寻找合作重点、建立运行保障机制，畅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渠道，对接沿线各国教育发展战略规划。

地方重点推进。突出地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性、支撑性和落地性，要求各地发挥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抓紧制定本地教育和经济携手走出去行动计划，紧密对接国家总体布局。有序与沿线国家地方政府建立“友好省州”“姊妹城市”关系，做好做实彼此间人文交流。充分利用地方调配资源优势，积极搭建海内外平台，促进校企优势互补、良性合作、共同发展。多措并举，支持指导本地教育系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开展合作交流，打造教育合作交流区域高地，助力做强本地教育。

各级学校有序前行。各级各类学校秉承“己欲立而立人”的中国传统，有序与沿线各国学校扩大合作交流，整合优质资源走出去，选择优质资源引进来，兼容并包、互学互鉴，共同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能力。中小学校要广泛建立校际合作交流关系，重点开展师生交流、教师培训和国际理解教育。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要立足各自发展战略和本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规划，与沿线各国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交流，重点做好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来华留学质量、优化境外合作办学、助推企业成长等各项工作的协同发展。

社会力量顺势而行。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一带一路”教育民间合作交流，吸纳更多民间智慧、民间力量、民间方案、民间行动。大力培育和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通过购买服务、市场调配等举措，大力支持社会机构和专业组织投身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活跃民间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加快推动教学仪器和中医诊疗服务走出去步伐，支持企业和个人按照市场规则依法参与中外合作办学、合作科研、涉外服务等教育对外开放活动。企业要积极与学校合作走出去，联合开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发展。

助力形成早期成果。实施高度灵活、富有弹性的合作机制，优先启动各方认可度高、条件成熟的项目，明确时间节点，争取短期内开花结果。2016年，各省市制定并呈报本地“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有序推进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及丝路合作机制建设。2017年，基于三方面重点合作的沿线各国教育共同行动深入开展。未来3年，中国每年面向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2500人；未来5年，建成10个海外科教基地，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

六、共创教育美好明天

独行快，众行远。合作交流是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主要方式。通过教育合作交流，培养高素质人才，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沿线各国人民生活福祉，是我们共同的愿望。通过教育合作交流，扩大人文往来，筑牢地区和平基础，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中国愿与沿线各国一道，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共同构建多元化教育合作机制，制订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弹性化合作进程，打造示范性合作项目，满足各方发展需要，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教育部倡议沿线各国积极行动起来，加强战略规划对接和政策磋商，探索教育合作交流的机制与模式，增进教育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追求教育合作交流的质量和效益，互知互信、互帮互助、互学互鉴，携手推动教育发展，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共创人类美好生活新篇章。

(来源：《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教外〔2016〕46号)，2016年7月15日)

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几点思考

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 郜正荣

伴随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一项基本现实，其既是高等教育自身本质属性的反映，又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对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更是各国政府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质量与水平，对于我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实现价值。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历史赋予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要求，更是国家使命、地方需要，以及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从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到美国“高等教育改革行动计划”，反映出欧美等高等教育强国着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构想与努力。世界著名高校，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无论学校历史长短，发展进程中无一例外都制定并有效实施过国际化战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针对性”与“质量”相并列，认为三者是当下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三个最主要方面，表明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既非人们主观上可以随意选择的事情，也非某个或某些国家独有的现象。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与消极抵制，或是避而远之，而应积极主动地投身其中、融入其中，否则就会“不入时，不入门，不入流，不入道”，从而严重制约与阻碍着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回应国家战略发展的神圣使命。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简称“三个面向”），而“面向世界”，

实质就是要求教育走国际化之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有针对性阐述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等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国家层面战略规划与部署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明确了道路、指明了方向。而且，随着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与深度的不断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也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开辟了广阔前景并营造了得天独厚内外部环境。可见，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历史赋予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是高等教育回应国家战略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方面与有效路径。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现实需要。高等教育肩负着传承创新文明、发展科技、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使命。在人类社会步入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需要借鉴他国经验；高校要提高办学质量与水平，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高校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学生需求业已超越国界，日趋期望了解国外知识，获取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教师要想在学术上不断创新，就必须及时了解与掌握学科发展前沿动态，不断优化自身知识结构与体系。因此，在当下经济、信息全球化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无法仅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全面提升高等教育高质量的任务，只有通过彼此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与借鉴，才能在互通有无中扬长避短、不断提高自身的质量与水平，从而推动高等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

教育理念、学生、师资、课程与教学、科学研究国际化以及国际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内容

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但是学界对其界定一直未达成一致观点。尽管不同学者与组织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界定各异，但无论是基于何种视角，高等教育国际化都是置高等教育于国际化情景之中，积极引进，大胆输出，致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全力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努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从国内外高等教育国际化经验来看，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丰富，但教育理念国际化、学生国际化、

师资国际化、课程与教学国际化、科学研究国际化以及国际合作办学是其核心内容。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高等教育国际化首先是教育理念的国际化，将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创新等诸项功能中，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提。人才培养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根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显著特征就是留学生和有国外学习经历的人数的增加，欧美等高等教育强国无不以高水平国际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教师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主体，承载着知识的传播与育人的功能，师资队伍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师资队伍国际化的本质是建设具有跨文化教育背景的多国化、多民族化的教师队伍，主要包括师资结构的国际化和师资水平的国际化。课程与教学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工作，课程与教学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点，课程国际化只是国际化的初步工作，课程实施过程国际化（教学国际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科学研究国际化是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突破口，科学研究国际化是指高校根据自身学术传统、基础与优势，展开跨国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国际化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既可以是短暂的学术会议或专题讨论会，也可以是某个研究课题或领域的合作研究项目。合作办学是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国际化多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针，加强同国外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企业的联系，不断开拓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向纵深发展。

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努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应切实围绕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 重视教育主权，科学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

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教育主权问题。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捍卫教育主权、传承中华文化和弘扬民族特性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处理好的重要课题。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不受时空限制，是当下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的一种双向进程，既要走向

世界，又要注重寻根。高等教育亦是如此，国际化与本土化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两个维度，他们从纵横两个向度交织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共同推动着高等教育向纵深发展。

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国际化与本土化汇通的桥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的共性且尊重本民族文化的特性是教育国际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双重任务。若单向度地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的民族特色、本土特色必将会日趋淡化甚至消失，高等教育服务本国经济、科技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能力也会逐渐被削弱甚至丧失。实践也证明，“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若过分地强调本土化、个性化，或总以特色化来抵制与拒绝国际化，就会使我国高等教育游离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之外，而难以从根本上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因此，在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科学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实施“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战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守国家教育主权，以民族、本土化为基本依托，致力构建既符合全球化潮流、汲取世界文化精华，又立足中华文明，传承民族特性、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体系。

2. 坚持对外开放，科学处理开放与保护的关系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坚持对外开放无疑是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的前提与先决条件，高等教育探索真理与发现知识的独特功能，决定高等教育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吸纳外来的科技、文化，在知识的碰撞、交流、融合中实现知识的创新与增值。

但是，由于教育属于特殊服务行业，涉及国家主权、意识形态、社会道德建设和民族文化遗产创新，事关国家兴衰存亡，因此，各国在教育领域的开放都是十分审慎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高等教育无论是条件、规模、结构还是效益与欧美高等教育强国相比都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如果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未掌握好“度”以及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必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对本国高等教育产生巨大冲击。

而且，因高等教育属于文化领域范畴，其文化属性决定其必须注重本国、本民族、本土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和发扬，在独立性基础上确保自身文化的永续发展，同时推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因此，在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我们唯有树立开放的教育理念，科学处理好开放与保护的关系，充分尊重本国的历史、文明与传统，以博大胸怀吸纳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并将自己独特经验纳入全球视野，使民族性在与全球性接轨中取长补短，才能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自觉承担起自身的职责，汲取国外先进文明成果，保持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3. 强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科学处理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全方位推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壮大本国高等教育实力。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依靠自身力量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只有在互相学习、彼此合作中取长补短，才能适应世界潮流、跟上时代步伐、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高等教育国际化完美状态是“输入”与“输出”处于相对平衡和谐状态：一方面要主动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高等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积极吸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断提升自身的质量与水平，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高效、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大胆输出，变被动交流为互动交流、主动交流，努力实现由“学别人”到“别人来学”的“质”的嬗变，致力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并确保高等教育国际化质量。

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双向或多向的交流活动，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使这种交流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很强的不平衡性，在当下更多表现为单向度的影响与控制，即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和坚实的经济后盾，往往会在这种双向或多向的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如国际学生的流向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人才流向亦是如此；而文化输出，则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易导致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造成发展中国家文化个性的被同化乃至丧失，从而使两者不平衡状态进一步拉大。

因此，在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始终立足民族的、本土的优秀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统筹“输入”与“输出”，既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主动地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逐步接近和达到国际公认标准，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与接受；又要以国际眼光，利用自身特色与优势，主动参与世界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积极向国外输出高等教育服务，使我们的教育资源能在国外的教育市场发挥重要作用，提高安全高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换言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在世界高等教育进步事业中做出自己独特贡献。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05期）

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同济大学 江波 钟之阳 赵蓉

自现代大学的雏形在欧洲中世纪诞生起，大学作为一类特定的社会组织机构，一直拥有着一种“国际性”的特征。20世纪中后叶，“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个概念在西方英语话语体系里逐渐流行开来。一般认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加快发展的主要外部原因是“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大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IAU）认为：“这是一种将跨国与跨文化的观点与大学的教学、科研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既包括学校内外部，也包括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变化。”

过去40年里，中国参与并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文里常用“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等词语）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格局。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坚持“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事业、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全局”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

从全球视角和中国国情看，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从理念到实践正发生着一系列新的变化。文章将从理念、趋势、使命、挑战、展望五个方面，对世界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走向与发展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新理念：教育是全球“共同事业”

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近代以来，西方的工业化发达国家拥有着优越的高等教育资源，主导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性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快速发展，其由北美、西欧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所主导，形成了所谓“输出国”格局，而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国际优势高等教育资源的“输入国”或“购买国”。对美、英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当多的大学来说，其

仍延续着传统的认识，即认为短期内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还不能超越它们。而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最为显著的案例是中国，其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与此相伴的是，各国争取国际公共事务的话语权、各国要求非国家行为者（non-state actors）参与教育事务的呼声日益高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格局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迫切需要新的理念引领。在推动实现面向 2030 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框架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2015 年新报告《重新思考教育：迈向全球共同事业》指出，教育要进一步成为全球“共同事业”。报告提出：面对世界新的挑战，教育负有新的责任，教育对人的本体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要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要重新回到人文主义的基础，将对生命和人类尊严及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等的尊重作为核心；要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承认并培养多样的环境、世界观及知识体系；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价值观，促进知识的创造、控制、获取、习得和运用向所有人开放；要变革，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要更具包容性，积极发挥主流知识模式和其他各种知识体系的作用，运用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全面性的学习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报告提出的这一系列主题，应该成为引领新一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主题。高等教育国际化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领，为发展“全球共同事业——教育”做出新的贡献。

以这样的新理念为引领，人们对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有以下几方面的期盼。首先，面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日益增多的跨国、跨地区交流，共同合作、优势互补将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且必然的选择。高等教育国际化将会是建立在民族学术自信基础上的国际化，目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聚的格局将会被打破，发展

中国将有机会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建设和健全本国高等教育体系。其次，全新的国际化理念将更加重视发挥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将越来越需要将社会、国家和市场这三者的贡献和要求协调起来。这不仅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重视多方共同力量，还需要将这种国际的、跨文化的理念融入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教学等过程中，使其真正内化为高等学校的精神气质。最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学生和教师的人员流动、相关合作项目和活动的开展，还包括各类运用新型手段开设教育课程、培养良好师资、营造校园文化生态、推广本国教育的过程。这是一种在寻求共同理解的氛围中形成的多样性的、多元的、综合的教学教育和实践体验的过程，是一种跨文化、跨领域的核心能力的培养。

二、新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快

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快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断加快的跨国、跨地区流动值得关注。自 1993 年 12 月《服务贸易总协定》制定以来，教育也成了国际服务贸易领域。2002 年 5 月，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同美国商务部共同策划的教育服务贸易国际论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希望借此推动全球范围内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取得新发展。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统计，全球留学生人数由 2000 年的 207.31 万人增长到了 2013 年的 405.67 万人，增长了将近一倍。根据这个趋势，预计 5 年后全球范围内国际学生流动的人数将增加到 500 多万人。

国际化战略成为各国高等教育谋求新突破与新发展的关键战略。就世界范围的各种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价来看，“国际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高等学校（大学）办学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区域或跨区域性的组织和机制（如博洛尼亚进程、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中国-东盟教育交流等）方兴未艾；全球性的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如美国的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欧洲的国际教育协会，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在迪拜、莫斯科等世界不少城市定期举办的“国际教育展”等）琳琅满目。

推进国际化也来自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虽然各国高等教育机构在传统、文化、特色等方面各不相同，但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合作共享将越来越成为共同选择。大学作为培养各行各业高层次人才的场所，需要运用最前沿的、先进的理念和知识来培养人才。大学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成为教育国际化的实际推动者。因此，掌握相应领域最高水平的地区或高校，都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各国不仅要促进“南-北”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更应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南-南”的交流合作。未来的世界各国将会愈加相互依存，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只会加快不会放慢，时代潮流浩浩向前。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目前，对中国高等学校来说，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其重要的任务和功能之一。在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方面，将进一步重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办学方针。截至 2015 年底，中国教育部共批准设立了 2376 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参与举办的高校 590 所；其中，中外合作办学独立机构 9 个，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本土高校也迈出了“走出去”步伐。从下表初步统计的近年来的有关情况看，“走出去”的办学仍处于初级阶段，潜力巨大。

表 1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主要高校在海外办学情况

时间（年）	中国大陆高校	海外国家	海外校名
2011	苏州大学	老挝	老挝苏州大学
2013	浙江大学	英国	浙江大学帝国理工联合学院
2013	云南财经大学	泰国	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
2014	厦门大学	马来西亚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2014	同济大学	意大利	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
2015	北京语言大学	日本	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
2015	清华大学	美国	全球创新学院

三、新使命：培养面向未来的高层次人才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使命就是培养面向未来的高层次人才。教育引领未来，教育决定未来。面向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才。伴随着人类进入 21 世纪，面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如全球化、知识经济和颠覆性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冲击等，一方面高等教育面向学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任务更重了，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引领未来的重要实现途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学生的重要实现途径。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使命，不仅要促进科技创新，更应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应以问题为导向影响和帮助学生，使其能直面未来科技、社会和全球的发展，从而使他们通过国际化教育更加健康成长。

学生必须是“国际化”努力至关重要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支撑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将更能发挥独特的作用。面向未来的高层次人才应该更具有引领未来的思想、国际视野、独立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具有创新意识，并能运用创新的思维分析和解决未来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或将创新的成果造福于人类社会。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仅需要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弘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让学生带着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豪感走出去、走得远。这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责任所在。

高等教育国际化日益超越教育政策层面而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在没有本国或本地区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要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十分困难的。以中国为例，2015 年底中国政府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需要将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实质性合作与协同创新，以切实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作为重大改革和发展任务。从宏观上看，中国高等教育在未来的国际化道路上将面临前所未遇和更加复杂的情况。为使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好地发挥其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职能，我们必须放眼全球，

辐射周边国家地区，以统领全局的智慧来谋划发展，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措施。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是完成“新使命”的必然选择。立足于自身，是任何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项基本要求。例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形式是本土大学的国际人才培养，目的是促进本土学生的国际化；再一种形式是中外合作办学，如2015年同济大学和芬兰阿尔托大学合作设立的合作办学机构——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以建设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顶尖设计创新学院为发展目标；还有的形式是海外办学，如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办学、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等。以上这些实质性的办学对于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新挑战：提升对全球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力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理念、新趋势和新使命要求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身必须与时俱进，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丰富、拓展和转型。国际化已成为大多数院校办学方针中十分重要的一项战略。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认真研究。

首先是要注重不断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明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是研究和解决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面临着新形势、新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阶段，不断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已经成为其发展的内在需要。具体来说，其主要可从以下方面出发。

第一，国别之间应增强了解，强化国际理解教育。一是国际化要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鼓励多学科交叉，努力打破原有的专业壁垒，通过建立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开设国际理解教育类的通识课程，促进国际化深入到专业、课程、教学、实践等核心要素中；此外，还要采取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注重提升学生各方面能力。二是要营造多元化的校园文化生态，通过创新国际学生服务管理培养方式，给予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共同学习生活的机会，让他们在交流与碰撞中进一步提升

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促进学生具有更强的国际社会适应性。

第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应转变交流方式，重视并促进国际学生流动。一是改变当今世界国际学生流动的“接受国”和“派遣国”的范式，即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流动”和“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在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政策（如教育部于2010年制定的《留学中国计划》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华留学人员达到50万人）支持下，今后国际学生的流动有待呈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向流动的新特征。二是“学生国际化”既要“生源国际化”，也要“学习经历国际化”。合作办学、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课程合作、远程教育、短期交流等形式的流动要进一步得到鼓励和支持。为此，我们要不断改革创新国际学生从招生到就业的各个环节，提高国际学生教育质量，完善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加大品牌专业和品牌课程供给力度。

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化要重视教师作用，鼓励师资队伍国际化。一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师资结构国际化”和“师资水平国际化”，其既需要注意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和注重一定的“海外经验”，也要通过积极创造条件来提高高校师资水平，努力培养能与国际同行对话与合作的师资。二是拓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广度、深度，努力推进高水平合作，着重协同共享。我们在鼓励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同时，应支持不同国籍的学者立足于其学科与专业前沿，服务国际上的变革需求，确定共同科研选题，共建科研团队，搭建双边或多边的联合实验室等平台，形成学术共同体，从而进一步催生出共同的、实质性的学术成果。

第四，高等教育国际化需要加强互动，丰富国际化教育资源。一是国际化的可持续性不仅在于教学资源的“单向流动”，而且在于其“双向互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努力推进“以学习及引进为主的单向性输入”的转型，通过发掘内部蕴藏的丰富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实现“引进”和“输出”之间的双向互动，提升跨境教育的办学水平，鼓励更多国家的优质教育开展跨境办学，并健全评估认证和质量保

障体系。二是不“一味趋同”，而是“和而不同”，避免同质化。各高等院校应根据自身特点，安排制定相应的未来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虽然在投入上逐步增加，但是在目标及方案的设定等问题上还有不少挑战，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国际化教育资源。

第五，高等教育国际化应鼓励参与，共同加入全球教育治理。一是面向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要鼓励更多机构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支持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国际规则及标准的建立健全，国际标准的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和支撑保障条件应该促进全球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二是高等教育机构在未来发展中，既要放眼世界，学习国际先进的办学理念，不游离于国际普遍接受的规则和放弃与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对话和融入，更要立足于本土特色，正确认识国际上各种关于高等学校的“排名”的利弊，明确自己的定位，形成反映自身特点的办学特色。三是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教育行动，并在全球性议题上主动提出自己的观点、相互讨论。面向未来，广大发展中国家要积极从国际教育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制定者、倡议者和实施者。

第六，高等教育国际化还要与时俱进，抓住信息化时代的机遇。一是要正视各类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传统的学校教育和教师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学校校园教育的重要性将继续存在，但需要承认的是，无论是在知识的来源方面，还是在人与知识间的交流互动方式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为传统课堂改革提供了新机遇。二是要积极利用数字化、互联网大大拓宽国际化学习空间。MOOC、移动学习以及混合的、多样化的和复杂的学习格局开始形成，学校教育和正规教育机构与其他非正规教育形式之间也已形成密切的互动。这些都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在新的时空背景下，我们要更加有效地发挥国际化教育提供的“实地体验”的功能。国际化学习不应只是个人的事情，不应只是个人的埋头读书，作为一种跨文

化的社会经验，其还需要与他人共同学习，需要在与同伴和老师的探讨与辩论中共同学习。

其次是要发挥高等教育国际化主力军的引领作用。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已经高度国际化的大学）是推进国际化的主要力量。这些机构的国际化战略要进一步把服务本国、贡献人类的强烈使命感摆到面向未来的国际化的高度来定位。他们不仅仅是要简单地增加“出”和“进”的留学生数量，也不是多召开几场国际型会议、多聘用几名外籍教师或是多开设几门相关外语课程等，更要实现“复杂变量”，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引入新的办学、教育理念和视野，新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引发高校改革发展的“连锁反应”。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将“国际化视野”融入课程中，关注本国发展的同时还要时刻了解国外相关领域动态，从对比中发现各自的优缺点以取长补短。

再次是要创造更加广阔的交流平台与合作空间。19世纪以来，学术界的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两种倾向似乎都进一步加强。今天，我们更要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和地域分布的平衡发展，继续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态势，在进一步发展“南-北”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有效交流合作模式的同时，也要重视推进“南-南”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使合作与竞争并行，促进资源互通，激发教育智慧，促使世界高等教育的未来呈现出更为公平、多元和丰富的局面；加大“教育国际援助”力度，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教师和各种类型人才，提供优质教学设备、全面教学方案及相关师资培训的一体化援助；搭建更多的对话、交流、分享平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对待目前全球盛行的各种高等学校评估、排名等评价体系和指标，避免盲目跟风，保持自身发展定力，不在国际化浪潮中迷失方向。

再其次是要适应并推进世界正在发生的教育范式的变革。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发展，科学知识的世界普遍性也被越来越多地承认。信息产业日益发达、知识全球化不断加快，这些促进了教师、学者等在国际上的交流进一步扩大。教育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重视人格的养成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学科中心、知识本位将转为能力本位、生活教育。传统的知识传授将不再是大学的主要任务，教学过程和方法将发生改革，即以教为主转为以学为主，学习过程将得到人们的进一步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真正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在推动产出人类社会共同的知识、优秀人才和创新成果的同时，也要重视那些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知识、情感、价值观等的培养，帮助学生形成健全人格，促进全球大学生国际化素质的提升。

最后是要加强政策和条件保障。面向 2030 年，实现各国共同的美好教育愿景，需要高质量的研究为教育决策提供支撑，需要科学的决策为教育发展提供行动指南，需要高效的创新破解教育难题。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院校层面，都要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顶层设计，有针对性地进行整体布局，从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全方位规划，侧重不同的合作重点，推进务实合作共赢。在经费方面，政府、社会和个人应共同努力，继续增加经费投入，为此，公共私营合作制（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模式应该得到鼓励。同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过度市场化和唯利是图的问题。对此，全球范围内要制定以质量为导向的行为规范指南和守则。对一些国家来说，其需要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法治环境，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有法可依。政府的功能将是提供完备的制度支持和规范的市场环境，而高等学校要真正建立起自我约束、自我发展、面向未来推进国际化的现代治理能力。

五、展望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前景广阔

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的变化趋势将继续发展，传统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购买”或“输入”高等教育资源的格局，将可能走向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国家

间相互竞争的新阶段。总的来说，一方面，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体，能够主动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或是研究机构开展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国际及区域组织和各国政府也要“牵线搭桥”，不仅要给予财政补助，更要创造机会和条件提升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质量。

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十分明确。现今，中国已经颁布了各项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发展的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已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中西部开发等发展战略中。2016年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确定了到2020年我国无论是在出国留学服务质量还是来华留学质量上都要得到提高，以及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方面的规范化及提升法治化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等工作目标。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更加艰巨。面向未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必然战略选择，是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步骤，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实力、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应更好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建设、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成为中国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环节。这些与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教育要进一步成为全球‘共同事业’”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为此，未来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特别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一是要处理好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我国应注重提升国内高等教育培养国际顶尖人才的能力，同时扎根本土办好自已的大学；要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制度，继续引进和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助力中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普及化阶段；要特别注意不自我迷失方向，在未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不盲目跟随潮流；要坚持中国特色与借鉴吸收相结合；要让学校与社会共同努力，在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路途上共同发力；要让“国际化努力”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驱动力。

二是要担负起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崇高使命。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有对自身基础的清醒认识和引领发展的能力准备；要进一步优化国际学生培养体系，提高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培养大批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人才。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服务全球发展，推动中国融入全球研究圈，加大国际科研合作力度，使得中国在全球顶尖科技成果方面从跟踪走向引领；服务全球治理，通过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扩大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逐渐使中国发挥全球政策参与者、倡议者乃至主导者和实施者的作用，让中国高等教育真正走进国际社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来源：《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07月第11卷第4期）

【编辑：高洁 审核：于龙杰】

本期发：校领导，各学院，机关各部门。

鲁东大学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

2017年7月12日印发
